

澳華新文苑

第1218期(A)

夏兒《靜靜的海牙》研討斷想（之一）

文如其人：夏兒繼《望鶴蘭》寫出又一部傑作《靜靜的海牙》

《靜靜的海牙》新書發佈會賀詞

陸文濤

尊敬的各位朋友、文友、嘉賓：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齊聚在這裡，不僅是為了一部書的面世，更是為了一段靈魂的旅程，一場深沉而靜默的自我療愈——我們共同迎來了夏兒的長篇小說《靜靜的海牙》的發佈時刻。

在這個浮躁的年代，能夠有人靜下心來，用二十年的時間書寫一本小说，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動容的事。而這本小说，不僅僅是文字的疊加，不僅僅是情節的鋪陳，它更是一位作家與生命、與記憶、與時間之間，細膩而激烈的對話。

“我是幽靈，穿過悲慘之城，落荒而逃；穿過永世之苦，遠走高飛。”這是但丁在《神曲》中的呼喊，是靈魂對苦難的出逃。而現實中的每一個靈魂，也都有自己逃離混沌、穿越苦難的方式。夏兒的“出逃”，便是作畫，是寫作，是用色彩和文字搭建她內心的避難所。

她說，畫家尋找一個色塊與另一個色塊的過渡，是為了表達情感的變化。她安排光影、編織歲月，只為讓靈魂的風景落在紙上。她的畫，是心靈的語言，是色彩中的敘述。在那些畫面里，我們仿佛看見了光與影的節奏，看見時間沉澱後的最後一絲塵埃，看見一草一木都被賦予了情感的溫度。

而她的寫作，也是一樣。她不喧嘩，不宣示，卻將心中最深處的聲音，化作文字，靜靜道來。

“寫作是一種抵抗遺忘。”她用筆將時間織成的皺褶一一舒展開來，讓那些在歲月中被忽略的小事、小人物、小情緒，重新被光點亮。所有的光明都經歷過黑暗。所有的光明都包含著黑暗，但黑暗卻容不下光明。

在她筆下，最動人的不是驚濤駭浪的大事件，而是那些令人忽略卻牽動心弦的瞬間：

是在荒山中掙扎求生、眼已失明仍不肯放棄的流浪狗；是一個乞丐望向你時那溫柔又快樂的眼神；是一位瀕死的孤者對這個世界最後的依戀與愛。

這些細節，在旁人眼里或許微不足道，卻在夏兒心中，成為了人生真正的大事。因為她知道，正是這些被忽略的、被輕視的瞬間，藏著人性最原初的光——那是上帝在創造人類時，小心翼翼地埋下的種子，是最該被記錄的真實與美好。

《靜靜的海牙》不是宏大敘事的迴響，而是一個個小小靈魂的低吟。這些聲音，溫柔而堅定，如涓涓細流，緩緩流入我們的心中。

她告訴我們：溫柔不是軟弱，沉默不是妥協，微小不代表無力。真正接近上帝的，或許不是那些輝煌的人生，而是那些即便歷經磨難，依舊在心底祝福世界的靈魂。

她的作品不僅有童趣、純真，還有一種歷經風霜之後的沉靜與深邃。她用精深的技巧表現單純的東西，這正是藝術的高境界——大道至簡。她的每一幅畫，每一句話，都是她心靈的獨白，是她與時間、與自己、與記憶達成的和解。

而這一切，並不容易。寫完《靜靜的海牙》對她而言，不只是完成一本書的工作，更像是穿越了一次漫長的人生旅程——是一種自我救贖，一次真正的重生。

寫作就像一個人去尋金，最終可能沒有找到金子，卻意外找到了真正的快樂與安寧。這本書在她抽屜里許多年，因為疾病，她一度以為它無法完成。但正是親人、朋友、文友的鼓勵與支持，讓她走完了這段路。

今天，它終於走進了讀者的世界。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手中這本《靜靜的海牙》，不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枚歲月的珍珠，是從時光的深海中打撈上來的靈魂印記。它會告訴我們：寫作的意義不僅在於講述，更在於照亮；不是為了記住什麼，而是為了讓那些即將被遺忘的瞬間，再一次閃光。

我相信，這本書，將不僅屬於夏兒，更屬於所有在沉默中尋找、在痛苦中堅持、在微小中看見愛的靈魂。

讓我們向夏兒致敬，向這段沉靜而堅定的文學旅程致敬！

謝謝大家！



陸文濤在《靜靜的海牙》新書發佈會致詞

你的寫作——恭賀夏兒新書發佈

你的寫作是——
把遺忘的雪，
煮成清澈的茶。

生命原本渾濁，
你一個字一個字地淘洗，
直到看見自己的倒影，
像河底的鵝卵石，
安靜，發亮。

皺紋裡藏著故事，
筆尖輕輕一碰，
它們就舒展成
年輕的月光。

老人們跳舞，

跳著跳著，
白髮就變成了柳絮，
腳步就回到了十八歲。
他們用旋轉，
把孤獨轉成糖。

最難忘的，
都是小事——
一隻流浪狗濕漉漉的眼神，
乞丐遞來的半塊麵包，
臨終者握緊的
最後一縷春風……
這些小小的光，
是神留在人間的
碎鑽石。

弱者不弱，
他們用傷痕
種出玫瑰。
當你向世界展開翅膀，
黑夜就退後三步。

你的書稿睡了十年，
現在它醒了，
像一隻蝴蝶
落在花叢中。
你確信，最深的療愈，
是把心碎
寫成星光。

布文

在夏兒《靜靜的海牙》研討會上，主持人淳子一不小心脫口把《靜靜的海牙》說成《靜靜的頓河》，從心理學猜想，淳子在潛意識裡一定是把《靜靜的海牙》看成如同《靜靜的頓河》那樣的傑作了。這是對夏兒最大的肯定。我也肯定夏兒，但我想說夏兒絕對寫不出《靜靜的頓河》。說到肖洛霍夫這部作品，我非常欣賞它的英譯書名：And Quiet Flows the Don。在Quiet Flows the Don前加上一個And，真是神來之筆。頓河靜靜流淌，不捨晝夜，而它的周圍，正在上演兩次戰爭和兩次革命，正在上演“紅”“白”哥薩克之間的殘酷殺戮，正在上演哥薩克青年軍官葛利高裡和他的女人阿克西尼婭的悲劇以及葛利高裡一家在動盪年代中的變遷。1965年，肖洛霍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因為他“在描繪頓河的史詩式的作品中，以藝術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現了俄國人民生活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面貌”。而夏兒，你絕對不能期待她寫出什麼跌宕起伏大氣磅礴驚天動地極其複雜的史詩般的作品，寫出什麼頂天立地的蓋世英雄或遺臭萬年的大奸大惡者。夏兒覺得，宏大敘事固然重要，驚天動地的社會事件與歷史，有能力的作家會把它們記下來，而小人物小事情在她眼裡是同樣的珍貴。她在寫作中發現，藏在記憶深處打動她的，並不是什麼偉大的人物與轟轟烈烈的事件，卻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片段。一切生活中小小的掠影都會深深牽動她。對於她，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就是發生在人生中的大事，那是隱藏著人性深處的上帝創造人類時小心翼翼地放進的最偉大的美，最值得被記錄下來。這就像她在《靜靜的海牙》所記錄的。夏兒說：

人們慣於忽視弱者，而弱者有時却比人們想像的要強大……想想，有什麼比這更寶貴：一個受盡人生滄桑折磨，卻最後一刻還在溫柔地祝福他人的靈魂，有誰比他更接近上帝？我們應該像對一顆從大海打撈的閃閃發光的珍珠那樣珍視這些人的心，維護它，傳給下一代。作為作家，我希望自己能發出時代所需要，溫暖人心的聲音，但發現自己能做的只是儘量把藏在最深處的話說出來。（夏兒，《關於我的寫作》，悉尼《澳華新文苑》第1216期）

在《靜靜的海牙》封底，印了淳子幾行字，說這部作品“模糊了紀實、小說、散文、詩歌的界限”。淳子把她之所以肯定夏兒的一個原因早就說出來了。的確如此。而這正是夏兒小說的特色。這讓我想到高行健於1989年在法國完成的《靈山》。當然，《靈山》走得更遠。高行健自己也說：《靈山》是以人稱替代人物，以心理感受來替代情節，以情緒變化來調整文體，無意敘述

故事又隨意編造故事，類似遊記又近乎獨白。（高行健：《文學與玄學·關於〈靈山〉》，《沒有主義》，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頁176）。有人批評《靈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小說，不是現代派小說，更不是傳統小說。對此，高行健滿心歡喜，覺得這簡直是極大的讚揚。

夏兒的《靜靜的海牙》繼續她第一部長篇小說《望鶴蘭》的風格——小說散文化，無拘無束，空靈詩意，情感細膩，具有濃郁的抒情風格。記得《望鶴蘭》書稿提交南澳出版基金時，我作為基金的一個評審，一開始就非常肯定這部作品。在她修改期間，我一再建議她改得更散文化些，更詩意，更空靈。這更適合她的性格氣質。2008年，書出版，獲得一致好評。著名文學評論家邵元寶教授讚歎地說，夏兒也是一位“成名之前就已經成熟的作家”。在藝術技巧方面，邵元寶說，夏兒的特點是杜甫所謂“放筆直幹”，於無技巧中見技巧，仿佛鐵筆空中一揮，凡所觸著皆成鮮活意象。邵元寶很納悶夏兒平日所思所學如何有此造就，只好“偷懶地承認這是一種天才”（邵元寶，《不只是舔痛——評夏兒長篇新著〈望鶴蘭〉》，悉尼《澳華新文苑》第320期）。我當時的評論，標題就是，“空靈詩意的《望鶴蘭》：夏兒展示高度文學化的文學真實”。前兩年，我把文章放進《嬾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一書，最後加了一句話：“2023年，夏兒又寫就另一部長篇：《靜靜的海牙》，她在慢悠悠地修改，大家都在期待，很吊胃口，相信又是一部傑作。”

我對我的“相信”很有把握。是的，有些作家，寫出第一部成名作之後，後面的跟不上了，但夏兒不是這種作家。她這個人，在生活上迷迷糊糊，還病歪歪的，有時甚至暈倒，但在藝術真諦的追求上，她的小說如同她的畫作，表現出不同於一般人的感悟力、理解力、剖析力。她就是多年引而不發，一發驚人，而且好像不經意地。現在，《靜靜的海牙》出版了，果然又是一部傑作。這部作品夏兒沒有申請南澳出版基金，如果申請，評審們會認真研讀，也許會獲得通過，雖然2006年《望鶴蘭》已經獲得贊助，但再一次獲得不是沒有先例，海曙紅、辛夷楣以及紐西蘭的艾斯都先後兩次榮獲南澳基金贊助。

讀夏兒小說，我馬上想到中國老話“文如其人”。法國作家布封(Buffon)也說過一句類似的話，譯成中文是“風格即是人”或“風格即人格”，意思是，作品風格，尤其是文學作品的風格，直接反映了作者的人格、個性、思想和情感，反映了我們常說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的確，文如其人，夏兒是一個典型。（根據2025年7月6日夏兒《靜靜的海牙》研討會上的發言定稿。）

何與懷



悉尼文化界七十多人參加了《靜靜的海牙》新書發佈會。這是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何與懷博士在《靜靜的海牙》新書發佈會發言，旁邊是主持人淳子。